

最感性的江南，最诗意的记述

——读宋羽新著《一水倾城是无锡》

□ 许金晶



提起江苏的历史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浸淫着六朝烟水气的南京和有着众多园林与古迹的苏州，就连作为省名的“江苏”，都是从南京的旧称“江宁”和“苏州”中各取一字而成。除此之外，作为汉文化中心与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心向往之的扬州，都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相比之下，地处苏南太湖之滨的无锡，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似乎要略逊一筹。作为城市，它的历史比起上述几座古城要短得多；近现代以来逐渐兴起，也更多是因为工商业经济的大发展；而在文化方面，似乎为全国所公知的元素还是较少。体现在出版物方面，就是介绍南京和苏州文化的书籍近年来可谓是层出不穷，而从人文底蕴和历史文化层面介绍无锡的书，则实在并不多见。

从这个角度来说，80后作家宋羽的新

书——《一水倾城是无锡》，堪称是填补上述空白的一本佳作。在这本书里，宋羽以诗意优美的流畅文字，将无锡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以及跟这座城市相关的诸多历史文化典故娓娓道来。宋羽是扬州人士，出身于文化世家，或许正是扬州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积淀和其所在家族的文化底蕴，让年轻的宋羽，能够以更加沉郁和深邃的视角，将无锡这座城市诸多闪光的文化元素，从容地串接成线。在写作这本书之前，宋羽跟无锡唯一的交集，就是在无锡知名的高等学府——江南大学里读过四年书。正基于此，他对于无锡城市气质和文化的精准把握才更加让人赞叹。

“人杰地灵”，是我们通常用来给予一座城市的最高赞誉。作为都市文化写作者和研究者，宋羽自然是深谙此道。在这本书里，富有典故的各种古建筑、山水和地名，跟那些才华横溢、流芳千古的历史名人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讲述。当介绍太湖之滨的美景时，我们同时读到了吴人先祖泰伯兄弟创业的故事；当讲到鸿山的文化渊源时，作者把我们带进梁鸿与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中；当读者流连于薛家花园的婉转优美之时，我们同时又对晚清洋务派代表人物薛福成开眼看世界、力振国威的事迹感佩不已。宋羽的记述真正做到了“景中有人，人皆连景”，在这样生动的文字面前，读者们无法不对无锡城古色古香的独特魅力所动容。

所谓文化，本来就是融宗教、哲学、音乐、饮食、建筑等于一体的综合产物。在这本书里，宋羽对于影响无锡历史文化的各个门类代表作，都有浓重的笔墨加以介绍。之于音乐，有瞎子阿炳跟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故事；之于宗教和哲学，有崇安寺里的佛、道、儒三教的交汇融合；之于工艺，有惠山泥人和宜兴紫砂的千年发展沿革；之于美食，有三凤桥、王兴记、拱北楼这些无锡美食老字号的兴衰往事……透过这本书，我们读到的无锡历史，是一个丰富多面而又一直延续顺承的历史；我们读到的无锡文化，则是一个包罗万象而又万变不离其宗的有型多面体。借助这样的记述，本书足以成为打开无锡城市基因密码的一把良钥。

到兴化，有些意外。油菜花并不意外，我所在的小城与她一衣带水，并不遥远，也不陌生。只是因为要去的是菜花，便有些意外。春天到来的时候，里下河水乡满地的金黄，年复一年并未改变，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兴化看菜花，去这个叫“梦回老家”的地方看据说天下第一的垛田油菜花。

仲春的季节暖意融融，夹杂着各种花香的空气就让人有些梦幻的意味。明明是刚醒来，似乎又在花海里沉沉地睡去，氤氲的水气将这种梦境调节得更加宜人，水乡就这样梦境一般扑面而来。作为一个水乡长大的女子，我本来以为去下河看菜花有些骑驴找马的意思，但真上路了之后还是有一种别样的情绪。并不是兴奋的滋味，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就像平日里见惯的一个人，有一天突然出现在电视的荧屏里，那么地近又那么地远，那么地陌生又是那么地美好。路程并不遥远，到了之后阳光明亮起来，但湿地的水气依旧保持着一种安静的氛围。下车上船，那种并不十分高档的船，更没有江南乌篷船的意味，只是朴实的农妇，搭了一个深蓝色的头巾，粗糙的手摇动那架（兴化的水乡土语没有“橹”这般优雅的字眼），朝着水里而去，像是暂时要和这现实的一切离别。垛田的油菜花是一个被分割成若干板块的垛，被水路隔开，分割又相关联，这种分割非但不隔膜，而会让人觉得情趣盎然。一色的金黄，也不会让人觉得单调，色彩用最

为强烈的方式征服了你。没有一种游览过程中客套的讲解，最多就是那农妇唱一句地道的下河腔：……小小的郎儿哟，月下芙蓉牡丹花儿开了……

再次来水乡兴化依然如此动人。对于我这种喜欢安静的人来说，所谓的动人绝对不是热闹非凡，而是那种美让你无话可说。可是你即便是一句话也不说，心里也会告诉自己，这个春天我来过水乡，看过这美丽的季节。

春天已经越来越深，高邮湖滩上的油菜花已经开得很黄很黄。父亲打电话给我，让我陪他回老家祭祖。以前祭祖我也去，并没有什么特别。可今年父亲说有些不同，说老家的亲戚要修族谱，还要迁一些祖先去公墓。虽然不是什么大门大户，但这件在父亲看来还是郑重其事。他还拿出了一本有些破旧的谱书，那些已经模糊的字迹，我也没有心思去看，只管在乡间的路上开着车完成一次任务。父亲突然怅然若失地说，我们祖先从下河兴化迁到这里，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了。

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疑问，因为我解释不了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成了我心里一个疑问的答案。我似乎找到了一把打开老家大门的钥匙，一下子走进了老家梦境一般的过往。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景物，我曾经怀疑是不是我幼年的景致，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去做任何猜测了。

我想我有十足的理由再回一次水乡，不是到达，是回家。

梦回水乡

□ 徐霞

岁月的影像

□ 濮颖

天气渐暖，心情变得晴朗，兴趣也随着高涨起来。午后的阳台上，盎然，已是一片春意。端来一把木椅，捧一杯清茶，从书架的顶部取下一本粗笨厚重的相册，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

映入眼帘的第一张，是我父母亲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合影，黑白的底色摒除了嘈杂的色彩，配以恰到好处的光线，整个画面展现出一种平和、细腻和安宁。

画面上父母亲面露微笑，青春在他们略含羞涩的笑容里一览无余。我的母亲原来很美，剪水秋瞳，顾盼生辉。我的父亲也笑着，笑得比母亲含蓄，但是比母亲深远。一如我父母的个性，母亲外向热情，父亲内敛沉静。那时候的父母亲多么年轻啊！比现在的我年轻好多。于是感慨起时光来了，最无情，最冷酷，就这样不经意间把所有的美好带走，匆忙仓促，头都不回。

往下翻，是我的祖父母。这是一组彩色的照片。照片上的祖父母那会已经是古稀老人了，头发花白，却也精神矍铄，他们在镜头前是那样的淳朴自然，没有一点扭捏做作，他们也是笑着的，是那种开怀大笑，从张大的嘴巴里可以明显看到有几颗牙已经脱落。祖父母的脸上刻满皱纹，像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沟壑，微微下陷的眼窝里盛满岁月的余晖。

往下是我六岁那年送小舅参军时的合影。照

片上的小舅一身戎装，英姿飒爽，他蹲着，看着远方，我倚靠在他的身上，甜蜜地笑着。如今照片上六岁的女孩已经人到中年，照片上的军人跟我的祖父母一样也已经被岁月带走，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与牵挂，还有一抹淡淡的哀愁。

我反复翻看祖父母和小舅的照片，恍惚间觉得是与他们面对面，他们也慈爱地看着我，对我笑着，那么真切，那么清楚。就那么一瞬间，我突然明白，其实时光并没有走远，它只是藏在了我们的身后，只要你愿意转身，它就停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你。

我找到我的一组了，羊角辫，麻花辫，马尾辫，长发，短发，卷发，无暇的笑，灿烂的笑，浅浅的笑，甚至有无奈的笑。从黑白到彩色，从童年到中年。我知道，照片上的我还会有变化，从黑发到白发，从站着时光并没有走远，它只是藏在了我们的身后，只要你愿意转身，它就停留在那里，静静地等着你。

《诗经》里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今天的人问道：“时间都去哪儿了？”岁月有情，它的情就在看似无情之中。每个人都要经过生命的历程，从花开之烂漫到落花之静美，从海纳百川的澎湃到秋水无痕的清澄，老去的，离去的只是物质，留下刻在岁月里的影像，却是永远久远。

一次难忘的骑行

□ 张兆珍

从同事那儿得知一次自行车骑行活动，目的地是安徽歙县和浙江淳安县，骑行路线是新安江山水画廊和千岛湖南线。对于几乎没有骑行经验的我来说，想参加这次活动的目的并不是骑行，而是骑行通知中有关沿路风景的描述吸引了我，所以冲动之下就报了名。

正式开始骑行是在第二天早晨，在有丰富经验车友们的帮助下，我安装了自行车，怀着兴奋的心情和车友沿着新安江山水画廊骑行。早晨，山里温差大，气温还有点低，沐浴在暖暖的阳光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聆听山林中鸟儿清脆的私语，感受微风轻拂面颊的惬意，心情特别高兴。

一小段骑行热身路程结束，山路骑行正式拉开帷幕，S型的路呈现在眼前，眼看着车友快速地向山坡上骑去，望着他们五彩缤纷的背影一个一个地远去，我一下子懵了！天啊，这就是今天的骑行路况吗？这么陡的山坡怎么能够骑得上去呢？我气喘吁吁，汗流浹背，脸已经憋得通红，腿也开始发软，只好下车推着车子步行。站在山坡上，我一脸茫然地喘着粗气，只好停留休息。在一个网名叫“林静致远”车友的指导和鼓励下，我慢慢学会了上坡与下坡的骑行技巧。前面车友已经远去，后面保障车还没有上来，我只好硬着头皮，一步一步地像只蜗牛一样慢慢地向前骑行，默默地心里给自己打气、加油。上坡是缓慢的、艰辛的，但是下坡却是飞快的、轻松的。我一次次地克服上坡的畏难情绪和一次次地享受着下坡的快感，逐渐地跟上大部队，和车友们一起下车休息、拍照，享受骑行带来的乐趣。

随着骑行路线的逐步深入，我克服了起初的恐慌和

畏难心理，也开始慢慢地欣赏一路的美景。一路上，美丽的新安江蜿蜒曲折，清澈的河水静静地流淌，翠绿的山林中，成片成片的油菜花，恣意地绽放着她们的笑脸，满山遍野的黄绿相间的色彩，是那么明媚和鲜亮。偶尔会遇到一两座整个山丘都开满了金黄色的菜花，像是从天上倾泻而下的油彩一般，染尽了整个山林；一座座白墙青瓦的徽派建筑，静默在山水间，就像一幅水墨长卷，在我们所行之处缓缓地铺开，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又一个惊艳的画面，对于长期身在城市的人来说，视觉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让我们享受了一个又一个惊喜。

中午时分，一顿胃口大开的中餐，虽然简单，但是饱餐之后的满足感是很久都没有过的。下午的骑行仍然是一个艰辛的历程，如果说上午的骑行是淋漓酣畅的，而下午却是一次耐力与意志的考验。因山路狭窄大车不能通行的原因，保障车并没有跟随我们骑行，这就彻底断了我懒惰的念想。一个接一个的上坡道，绵延而漫长，总是给人看不到有下坡路滑行的希望。好不容易骑上去了，满以为会迎来一次下坡骑行的轻松，但是接下来的还是无休止的上坡骑行。我再次给自己加油、打气，在闯下一次次的难关之后，我对自己也充满了信心。让我感动的是，同事和车友一路骑行一路等待，看到他们就看到了希望，看到他们心里就会感到十分温暖。我放弃了无数次下车休息和拍照的机会，马不停蹄，一路前行，心中只有一个意念，我绝不能拖了大家的后腿，给我们这个集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此次我共骑行了86公里，从未骑行过这么长且险的山路，对我是一次考验和历练。

菜花黄，腌鸭蛋。春天的鸭蛋空头小，是腌制咸鸭蛋的好时候。

春光明媚，蛋贩子的电喇叭日早日晚地在街头巷尾响起：“麻鸭蛋，正宗高邮麻鸭蛋！”听到叫卖的是“正宗高邮麻鸭蛋”，总有人围过来观看，买的人也不少。

“正宗高邮麻鸭蛋！”好诱人的广告词啊，管它是不是，买下来再说，我家就是在“正宗高邮麻鸭蛋”的引诱下买了10斤，共70枚。个头不算大，有白壳，有蓝壳，不知白壳好还是蓝壳好，任凭蛋贩子伸开五指三枚三枚地往篮子里抓。自家不会腌，好在蛋贩子实行一条龙服务，卖蛋代腌蛋。他从车上拎下泥桶，一桶和得稠稠的黄泥浆，里面拌和了粗子盐及白酒，我们闻到了一股酒味。他说一般蛋贩子替人家腌蛋，是不放酒的，为什么要放酒？酒能杀蛋的腥气。放酒，我就要增加成本了。我们听后多少有些感激，买他的蛋，似乎买对了。他将蛋在

腌鸭蛋

□ 秦一义

泥浆里滚一滚，整个蛋壳都滚到泥浆就放进塑料袋里，滚一枚放一枚，10枚一包装。他说放得多，泥浆下凝，下面蛋时间长了就特别咸。小包装好。行，听他的。

买的是不是正宗高邮鸭蛋，我们不在行，到时吃到嘴里总有点数。正宗高邮咸鸭蛋，正如乡贤汪曾祺写的：“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不及……”“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鸭蛋的黄是通红的……”

我们买的蛋，价格跟往年差不多，8块钱1斤。但事后从报上获悉，河湖里放养的，其蛋价高于圈养的，卖到9块10块了。哪里知道，就算买到正宗高邮鸭蛋，里面还有这么多讲究呢！长见识了。

行也；中，行也，将江淮官话中的“照”与华北官话中的“中”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新词“照中”，这是江淮官话与华北官话的合璧，是一种联合式的构词方式。江淮一带对于视力、听力、身体状况的感觉以及对事情处理的办法、方式是否得当等，都可以说“照中”或“不照中”。

“照”“不照”“照中”“不照中”，只有在70岁以上人群中对话时才会听到，青年人如果家里还有年长者也会听到，一般的青年人不一定能明解其意，更是很少用到了。这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必然。

照，《说文》：明也。

《增韵》：烛之明也。

江淮一带，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口头上常说：岁数大了，这两年，眼睛不照了。还有的说：我今年整80岁，过生日后的第二天，突然耳朵不照了。

照，在普通话中也可作“行”讲，可单独用；而在江淮方言中则不可。扬州、高邮、宝应、兴化等地一般都加否定副词“不”。“眼睛不照”即是说眼睛看不清；“耳朵不照”即是说耳朵听不清楚；“身体不照”即是说身体总的来看不健康。如果说一个人的视力、听力、身体等方面不太好，可以说“不照”。

在华北官话尤其河南话中经常听到一个字“中”，意指“行”“可”也。

在江淮官话中，还有“照中”“不照中”的用法。这种构词方式较为特别，照，

不照，不照中

□ 朱延庆

盂城驛

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

江淮方言词语与故事